

小說月報叢刊第二十種

瘋人日記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The Short Stories Magazine Series  
 The Diary of A Mad Man  
 and One Other Story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四年一月初版

此書有著作權  
 必翻印必究

（小說月報）瘋人日記（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小說月報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安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州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張家口新加坡

瘋人日記

1924

目次

瘋人日記

郭哥里著 耿濟之譯（一）

尺素書

屠格涅甫著 耿濟之譯（四二）

# 瘋人日記

俄國郭哥里著

耿濟之譯

十月三日

今天發生了一件異乎尋常的奇事。我早晨起得極早，馮佛拉給我拿進擦乾淨的鞋子來的時候，我問他幾點鐘，他說已經打了十點鐘了。我便趕緊穿衣。老實說，我並不是到司裏去，因為我預先知道我科長那副乾澀的臉容真叫人難受。他早就預備着對我說道：「你這個腦子裏怎麼時常這般糊塗？你老是失神張智的，把事情辦得亂七八糟，連鬼都辨不出來是什麼；爵位的名稱，你倒寫小寫，公文上也不寫着什麼P子，什麼號目。」這個可惡的東西！一定在那裏妒忌我，說我祇坐在辦公室裏給人家修鉛筆。總而言之，我決不到司裏去，除非想同那會計官會

面，求這個猶太人預支些薪水，纔想去一躺。這人也是個怪物！你要是讓他預支一月的錢，那簡直好像臨到極恐怖的審判。無論怎樣求他，怎樣向他訴苦境——那白鬼總是不肯拿出來。但是在家裏的時候他自己的廚婦都可以打他巴掌；這是舉世皆知的。我不明白在司裏當差的利益一點也沒有好結果。如果在省公署裏，在民刑事裁判所裏那就另一事了；在那裏有些人緊靠在屋角裏寫字，身上穿着極平正的燕尾服，那副臉貌真能叫人唾棄，但是你常看見他們在那裏租借廣大的別墅，鍍金的陶器茶杯不住向他們手裏送，說：「這是醫生的禮物。」又時常送給他們些快馬鞍、輕車啊、三百盧布啊。但是我們這裏卻祇能輕聲說道：「請你借把刀子給我修鉛筆。」雖說如此，我們這裏當差到底是極誠潔的，那種乾淨的樣子，省公署裏一世也見不到。安放着紅木桌子，各長官都互相客客氣氣的說話。老實說，這裏當差如果不是清潔，我也早就離職了。

我穿上一件舊大衣，提着洋傘，因為雨連下了好幾天。街上一個人也沒有；祇見幾個婦女衣裳角掩着臉，幾個商人提着傘，和好幾個苦力在我面前走過。在體面人中間我所遇見的祇是我一個同事。我在十字街頭看見他。我看見他的時候，立刻就對自己說道：「唉，不對！好寶貝，你不是往司裏去，你正跟着前面走的那個女人，看着她那雙小腳。」這個官員，我的同事，真無禮！對於我也不讓步；遇見了我，連帽子也不脫一脫，正好像釘緊在頭上似的。我正在這樣思想，忽然看見一輛車行到我剛經過的一家店舖門前站住。我立刻知道這是我們長官的馬車。我不由得想道：「他決不無緣無故到店舖裏去，這個一定是他的女兒。」我便靠立在牆傍。僕人上前開車門，她像一隻小鳥似的從車上跳出來。她向着左右看視，眼睛和眉毛不住的轉動。「唉，上帝，我糟了，簡直糟了！她爲什麼這般下雨天氣還跑出來呢！須知婦女們最不喜歡污穢。她不知道我在傍邊，虧得我也故意把衣裳裹得緊，

因爲我身上穿的那件大衣十分污穢，並且是老式樣。現在的外套都用很長的領子，我大衣上的領子卻又很短，並且那種布樣也不是時式的。她那隻小狗來不及跳進店裏去，正站在街上。我認識這隻狗。他的名字叫做梅奇。我剛站在那裏不多時，忽然聽見微聲說道：「梅奇，你好啊！」真奇怪！誰說這句話？我四面望了一下，看見兩個婦人撐着傘在那裏走着。一個是老婦人，一個女人年紀還輕，但是他們兩人已經走過。不料我身傍又有聲音說道：「梅奇，你真罪過啊！」真奇怪！我看見梅奇正和那在兩位婦人後面跟着的小狗互相嗅聞。我自語道：「唉，我不是喝醉了麼？這種事情真是我平生少見的。」——我正在驚異的時候，親見梅奇說話道：「不，非特爾，你白白這樣想我……我正病着呢！怪了，你是隻小狗啊！我聽見他會說人話，實在覺得很奇怪；但是以後我細細想了一下，便不去奇怪他了。世界上實在會生出這許多相同的例證。聽說在英國發生一隻魚會說兩句奇怪的人話，



學者已經費了三年的工夫去研究他，但是到現在還研究不出什麼道理來。我見報紙上也登載過一段新聞，說有兩隻牛走到鋪子裏去，打算買一斤茶葉。但是更使我驚奇不置的地方，就在於梅奇後來幾句話，但聽他說道：『斐特爾，我曾給你寫信；大概鮑爾康沒曾把我的信送來』。真是古怪得很！我——世也沒有聽見狗會寫信。寫字能寫對的，就是貴族之家。至於做買賣的人和書吏，雖也有會寫信的，但是他們所寫的，四六半是機械的，沒有句讀，也沒有語法。

這個真使我驚訝。實在近來我不時聽見，並且看見那些話，聽不見並且看不見的事情，我自語道：『我且跟着這隻小狗走，看看他在那裏想些什麼。』我便捲好洋傘，跟着那兩個婦人走去。經過豌豆街，轉到町人路，從那裏又走到木工街，後來走過郭古士金橋，止步在一所大房面前。我又自語道：『這個屋子我知道。這是蘇維爾克大的家。』這個屋子裏面住着許多人，女廚子和來客都很多。我還有

一個朋友，善於音樂的，住在那裏。那兩個婦人走到第五層樓上去。我想道：「很好。現在我暫且不走過去，記着地點，第一次不可太造次了。」

十月四日

今天是禮拜三，應該到長官辦公室裏去。我故意到得早一些，坐了一會，把鉛筆全都修好。我們的長官大概是極聰明的人。辦公室裏滿安放著書櫃。我看了看書上的題目，全是關於學問的書，我們這些人也實在看不懂——全是法文或德文。再看他的臉，眼睛裏顯出威嚴的神氣。我永沒曾聽見他說過一句多餘的話。僅祇有時在交公文的時候，問道：「天氣怎麼樣？」——「大人，很乾燥啊！」實在，他也不能夠同我們相比！他是個偉人……我覺得他很愛我。如果他女兒……唉，真狡惡……沒有什麼，沒有什麼，靜默着——我念起一本名叫「蜂」的書來。法國人

全是些傻子！他們願意些什麼？把他們捉住，簡直可以用鞭子抽打他們！那裏他們還會描寫跳舞會的著作呢！……以後我覺得時候已到半點鐘，長官還未曾從臥室裏出來。但是到了一點半鐘的時候，發生了一件筆管描寫不盡的事情。門啟處，我想着一定是長官進來了，便拿起公文，從桌上跳起來；但是來的卻是她，你們看她穿的甚麼衣服！她的衣服像天鵝似的白……唔，真好看啊！她那雙眼睛望起來，像太陽似的耀人，她真是個太陽！她鞠了個躬，問道：『爸爸不在這裏麼？』唉，唉！那個小脆嗓子簡直好比時辰報一般。我正想說道：『請你不要殺我，如果你願意殺我，請你親抬貴手來殺我也好！』但是無論心裏怎樣想，舌頭上卻轉不過來，祇能說一句：『不在這裏呵！』她看着我，看着我手裏拿的那本書，忽地把手帕扔在地上。我連忙跳起來，奔過去，鼻子撞在嵌牀上，幾乎弄破，立刻支住身子，拿起手帕，好香的手帕啊！她向我道謝，微微笑了笑，香唇也略微動着，後來就走出去。

了。我又在那裏坐了一點鐘，忽然一個僕役走進來說道：「阿克生基意溫諾菲奇回家去罷，老爺已經從家裏出去了。」這種底下人的態度我實在忍受不住。時常因此同他們吵鬧，臨末也祇能向他們搖頭。這個樣子還好，有一次有一個僕役看見了我，並不站起身來，直在那裏慢慢兒抽煙。你們這些傻東西，知道不知道我是個官員，我是出身貴冑的人？但是我至終還戴起帽子，穿上大衣，因為這些先生們我實在纏他們不過，所以只好忍氣吞聲，走出去了。到了家裏，許多人都已安睡。我自己做了一首好詩：「可愛的人一時不見，好像一年已經遇不着；我的生活實在可妒，沒有你叫我怎樣生活啊！」自己看看，逼似普希金的著作。夜深時候，我又穿上大衣，在她家門前來回的走着，等她坐着車出來，可以在一傍瞻望她的玉容；但是她至終沒曾出來。

十一月六日

科長生氣了。當我到司裏去的時候，他叫我過去，對我說道：「快說，你做些什麼事情？」我答道：「怎樣？我一點也不做什麼事情。」——「唔，你好生想一想罷！你已經有四十歲年紀，——你應該懂得點人事。你自己不想一想，你以為你做的有些事情我全都不知道麼？你在那裏妄想長官的女公子！你且看看自己，想一想你是個什麼東西！你不過等於零罷了。你是個窮光蛋，身上一個錢也沒有。你照鏡子裏看看自己的臉，——你還妄想些什麼！」說話的時候，他那付臉簡直像個藥壘，頭上披着一把亂蓬蓬的頭髮，又把他捲在上面，搽了些薔薇粉，自己以為他一個人是最美的了。我也明白他恨我的意思。我實在看不起他。小小一個官員，便放出威嚴的神氣，時計上掛着金練條，定製着三十盧布一雙的鞋。難道我是平民出身，裁縫或小兵的兒子麼？我是個貴族。我也能够做官。我現在祇有四十二歲——正

當應該做事物的時候。朋友等着罷！將來我也可以做到大佐，也許好運到來，還要做得大些都未可知。那時候我住的府邸許比你的還好。你腦筋裏還以為除去你竟沒有一個正經人麼？我也能够穿着時式的燕尾服，繫着同你一般的領結——那時候你也不在我眼睛裏。沒有知足心——那就是害處啊。

十一月八日

到戲園裏去。正演俄國傻子菲拉特加那齣戲。我看得很好笑。又唱了一隻狂歌，帶着些取笑狀師和書記練習員的詩，描寫得十分盡致，真奇怪。爲什麼檢查官對於這幾首詩會忽略過去；講到商人簡直說他們哄騙人民，他們的兒子冒爲士族，做些荒唐的事情。對於雜誌記者也編着極有趣的歌曲，說他們喜歡罵人說著作人求衆人保護。現在的文學家都能够寫最饒趣味的詩曲。我極愛到戲園裏去。

祇要口袋裏放着幾個錢——不到戲園裏去是忍不住的。但我們同事裏面有幾隻豬筋直絕跡不往戲園；就是給他們不化錢的票，也是不去。這戲園裏有個女伶唱得很好。我斗然憶起那個人來……唉，好狡惡……沒有什麼，沒有什麼，靜着罷。

十一月九日

八點鐘到司裏去。科長裝着那種彷彿不理會我進來的樣子。至於我那方面也彷彿若無其事。我看了看公文，校對了幾篇信稿。四點鐘的時候就走出來了。走到長官府邸面前，一個人也沒有看見。飯後半天躺在牀上。

十一月十一日

今天又坐在長官辦公室裏，爲他修了二十三支鉛筆，爲她……她修了四支筆。他很高興有好許多筆擱在那裏。他這個人不大愛說話，但是我想他腦筋裏一定常在那裏打盤旋。我很願意知道他常想些什麼，他腦筋裏藏些什麼。我很願意細細觀察那些夫人先生們的生活，他們一社會裏做着些什麼事情。我屢次打算同他談話，但是言頭終不聽號令說的不過是些天氣好壞的話，別的一句也說不出口來。我打算看一看客廳，因爲內中的陳設我祇在門開的時候望了幾下，所以應該仔細看一看。看一看客廳，再想一想一間屋子。唉，好豐富的陳設！極精工的鏡子和陶器！再看一看她的臥室。我想那裏面一定是奇景，是天堂，是天上少有的。再看一看她從牀上起身時踏着叫作那塊石板，怎樣在那雙小腳上穿着雪一般白的襪子……唉！唉！沒有什麼，沒有什麼……靜着罷。

今天我忽然發現了一線光明。原來我憶起在涅甫斯基街上聽見兩狗談話



那件事情來。我自己尋思道：「好了。現在我全能夠知道了。不如把那兩隻狗的通信奪將過來。在那些信上我也許可以多知道些。」並且我實在也已經把梅奇叫過來，對他說道：「梅奇聽着！現在這裏祇有我們兩個人；如果你願意，我還可以把門兒關上，使得一個人也聽不見我們的談話。——請你把小姐所有的事情告訴給我聽。她現在怎麼樣？我可以起誓不對別人講開去。」但是那隻狡猾的狗卻搖着尾巴，慢慢往門裏走去，彷彿一點也聽不見。我就疑惑狗比人還聰明；我還深信他能夠說話，不過他有一種固執的性情。他是個大政治家，能夠看出人對他的作用。不無論怎樣，我明天總是要到慈魏爾克夫家去問一問斐特爾，如果得便，還可以把梅奇寫給他的信奪將過來。

十一月十二日